

发展远洋渔业，开发海洋国土

张沛军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32)

摘要: 远洋渔业是一个国家海洋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发达的远洋渔业不但能改善国民的营养结构,更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对海洋资源的话语权,是一个成熟的海洋大国必须着力开拓的领域。我国的远洋渔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和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不规范、松散的渔业合作方式和组织化程度妨碍着远洋渔业持续稳定发展;远洋渔业仍然基本局限在产业链的捕捞环节,缺乏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有效对接;利润率和附加值低;装备科技水平低,捕捞方式落后,资源信息缺乏;燃油价格持续暴涨,入渔成本攀升,企业不堪重负,等等。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提高远洋渔业组织化程度、加强政策性扶持力度和培育完善的产业体系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关键词: 渔业; 海洋战略; 海监; 海洋资源; 水产品; 产业体系

中图分类号: F3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969(2013)01-0082-10

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拥有长达18 000km 漫长海岸线和300万 km² 海洋水域的海洋大国^[1]。虽然我国海洋开发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以及西方殖民主义的野蛮侵略,将我国长时间封闭在了亚洲大陆之上,严重影响到国民海洋意识的形成,限制了海洋开发的实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强化海洋意识、开发海洋国土,进一步推动海洋经略。本文从远洋渔业着手,分析远洋渔业对一个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意义,介绍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并提出一系列政策意见和建议。

1 远洋渔业是国家海洋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远洋渔业为切入点带动海洋国土的开发,有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1) 政治意义

辽阔的海洋,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比陆地更为巨大的发展空间,历来是世界列强争夺的主战场。早在1961年,美国就提出“美国必须开发海洋”的战略思想。2004年,美国又出台了21世纪的新海洋政策——《21世纪海洋蓝图》。欧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也都出台了类似的面向新世纪的海洋开发战略。即使是韩国这样的区域性国家,也出台了《韩国21世纪海洋》的国家战略,旨在解决食物、资源、环境等紧迫问题,通过开发和利用海洋,成为超级海洋强国。^[2]可以说,珍惜海上基业、捍卫国家的海洋权益、在辽阔的海洋显示国家主权的实际存在,是每一个世界性大国必然的诉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海洋方向。根据国家海洋局2012年3月9日在北

京发布的《2011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11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45 570 亿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截止时的 18 408 亿元增长了 147%，2011 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7%，比 2006 年的 4% 增长了 5.7 个百分点。^[3]这些统计还不足以反映我国外向型经济对海外能源、原材料及海外市场的严重依赖。随着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对海洋依存度的不断提高，我国面临的战略威胁也越来越多地来自于海洋，霸权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战略围堵的着力点也主要集中于海洋方向。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在霸权大国的暗中怂恿下，在《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关于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规定的巨大利益刺激下，利用我国海洋国土管理的疏失，掀起了一场有针对性的“蓝色圈地运动”，对我海洋主权频频发起挑战。^[4]“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我国致力于和平崛起，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在海洋上特别是周边水域面临争端的可能性是显然存在的。在这个方面，苏联作为两极世界中的一极和传统的陆地强国，如何借助远洋渔业，配合海洋战略向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巧妙突破西方国家设置的海上战略包围圈，在全球范围内伸张自己的权益，对今天的中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苏联远洋渔业的发展，着力于通过庞大先进的远洋船队，为超级海洋大国的地位提供支持。这种支持，不但体现在对其武装力量执行远洋任务的后勤保障上，更体现在为其海上武装力量提供水文、气候、海底地貌等全方位的数据支持上，甚至直接协助其海军执行情报搜集和交换等“准军事任务”。例如，苏联拥有 200 多艘 350 吨位侦察用的“装有电子设备”的“拖网渔船”，还有许多艘小型渔船担任同样的侦察任务。这些“类间谍船”经常进入别国领海，测量水深，了解海洋资料，绘制海洋、海底图，为其潜艇部队提供情报资料。苏联还经常派遣大型拖网渔船出没于欧洲北部海域，监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动

向，收集沿岸军事基地的情报，盗取西方采油采气技术。在苏联武装干涉安哥拉期间，其在西属加那利群岛的渔船队，派出大批“拖网渔船”在安哥拉附近海面进行电子监听并向它在地中海的舰队发出密码电报^[5]。这些通过远洋渔船实现的情报搜集和情报传递的行为，具有直接使用军事力量所无法提供的外交灵活性，通过借助“民间力量”与西方国家巧妙周旋，有效拓展了苏联的海洋生存空间，使苏联日益成为西方国家在海洋上不可忽视的对手。更有趣的是，苏联远洋渔业船队的足迹不但远达南太平洋、西非和南极，还有意渗透到加拿大、日本、英国这一类“前线国家”的渔场。在加拿大东西沿海，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苏联经常有约 300 艘渔船在此进行捕捞活动；在日本近海，苏联经常出动一、二百艘数千吨甚至上万吨级的大型渔船实施捕捞。据英国报纸 1976 年披露，苏联 1974 年在西欧国家沿海的捕鱼量为 37 万 t，当时猛增到 50 万 t。同年，甚至有一艘苏联拖网渔船深入美国大陆架海域捕捞海虾。^[6]这些明显带有“挑衅性”的远洋捕捞行为，不但彰显了苏联突破西方海洋封锁的决心，也在不断试探其海上对手的战略底线和战略意志，成为当时竞争双方都默认遵守的游戏规则。

借助于国家对远洋渔业的战略定位和强大的工业体系支撑，苏联的远洋渔业得到飞速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以前，苏联渔业主要是从事内陆水域和沿岸近海的捕捞。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苏联耗资 40 多亿美元发展远洋渔业，从进口渔船到仿制再到独立建造，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已建立起 4 支远洋渔船队。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苏联已拥有 4 000 多艘渔船，总吨位超过 600 万 t，其中 2 000t 以上大型拖网渔船共 643 艘，大型工厂母船 122 艘左右。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工建造的 400 艘普希金级大型加工拖网船，无论吨位还是技术水平在当时都是首屈一

指的。到 1990 年, 苏联的渔获量增加到 1 100 万 t, 高居世界各国榜首, 其中 90 % 是在别国沿海的大陆架捕捞的。令人感慨的是, 远洋渔业的发展有赖于一个强大的祖国, 随着苏联解体, 俄罗斯所继承的苏联远洋渔业体系逐步衰落, 远洋渔业产量大幅度下降, 2007 年俄罗斯的捕鱼量只有 329.5 万 t, 还不到其 1990 年远洋渔业产量的 1/3。^[5-6]

以上引用的苏联发展远洋渔业的例子充分说明, 作为一个后发的海洋大国, 可以将远洋渔业作为海洋经略的重要棋子, 通过举国体制的支持和与外交、武装力量的配合, 有效突破海洋霸权国家的围堵和封锁, 达到伸张海洋权益、维护“蓝色国土”的战略目的。

2) 经济意义

当然, 一谈到远洋渔业, 人们第一联想到的还是这个产业的经济价值。在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今天, 海洋渔业资源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水产品在保证均衡营养和良好健康状况所需蛋白质和必需微量元素的极宝贵来源。2009 年, 世界人口动物蛋白摄入量中有 16.6 % 来自水产品。世界水产业, 包括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2009 年的全球产量约为 1.48 亿 t, 其中约 1.26 亿 t 供人类食用。全球食用水产品供应在过去 50 年中出现了大幅的增加, 1961 年到 2009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3.2 %, 高于同期世界人口年均 1.7% 的增长水平^[7]。相应的, 世界人均食用水产品供应量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9.9 kg 增加到 2009 年的 18.4 kg。然而, 世界人均水产品的消费量存在着严重的地域不平衡。在 2009 年 1.26 亿 t 供人类食用的水产品中, 非洲的消费量最低 (910 万 t, 人均 9.1 kg), 亚洲的消费量则为 8 540 万 t (人均 20.7 kg), 占总消费量 2/3。大洋洲、北美洲、欧洲、拉丁美洲的相应人均消费量分别为 24.6 kg、24.1 kg、22.0 kg 和 9.9 kg。^[7]由此可见, 虽然不同地域的饮食习惯和风俗对水产品

的消费量有一定影响, 但是社会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仍然是水产品消费能力最直接的风向标, 越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对水产品和水产品所代表的优质动物蛋白的摄入需求量越高。

这里有一个重要概念必须说明, 水产业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 它包括远洋捕捞 (即远洋渔业)、近海捕捞、近海养殖和淡水养殖等四个门类。由于营养价值和资源稀缺性的差异, 这四个门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价值也有着天壤之别, 远洋渔业的产品经济价值最高, 淡水养殖的水产品价值最低。远洋渔业产品普遍源自未受污染的纯净深海区域, 原生态的海洋生存环境, 使其成长过程完全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 远离各种人为污染, 具有“天然、健康”的特点, 是现代社会难得的高档优质食品。

随着中国步入小康社会和居民对优质动物蛋白需求量的不断增加, 中国的水产品产量近年来大幅度增长。2010 年, 中国水产品产量已达到 5 373 万 t, 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已从 1961 年的 7% 上升为 2010 年的 35 %。遗憾的是, 增长主要来自于养殖业特别是淡水养殖业的高速发展。^[7]2010 年, 中国沿岸捕捞渔业的产量为 1 203.59 万 t, 远洋渔业产量为 111.64 万 t, 因此中国海洋捕捞渔业的总产量为 1 315.23 万 t, 两项合计仅占全世界海洋捕捞渔业产量的 17 % 左右, 远洋渔业捕捞产量在世界海洋捕捞总产量中的比重更是只有 1.44 %。由此可见, 我国海洋捕捞产量绝大部分来自沿海和近岸, 我国远洋渔业生产无论从任何角度衡量, 其占据的份额仍然很小, 发展的空间仍然巨大。再从水产品的人均消费来看, 中国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在近年也出现了大幅增长, 1990—2008 年间年均增长 6.0 %。2008 年, 中国人均年消费水产品 26.7 kg, 但其中淡水鱼占 18 kg, 海水鱼 (含近海捕捞、养殖和远洋捕捞) 只占 8.7 kg, 海水鱼的消费水平和非洲大体相当, 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日本和欧盟的消费水平。以世界水产消费第一大国日本为例,2008年日本人均消费水产品 59 kg,其中绝大多数是海水鱼,特别是自捕或进口的远洋鱼类。日本市场是超低温金枪鱼的核心市场,也是国际高品质章鱼的核心市场。^[7-8]

应该说,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已成为水产品消费大国,但远非水产品消费强国。在对远洋优质渔业资源的占有和满足本国居民不断提升的营养需求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尽快弥补这种差距,在远洋渔业资源出现衰竭迹象的今天,显得尤为迫切。世界远洋捕捞渔业的产量曾从 1950 年的 1 680 万 t 大幅度增加到 1996 年顶峰时期的 8 640 万 t,随后开始回落,2010 年全球登记产量仅为 7 740 万 t^[7]。过去几年全球海洋渔获量持续下降、全球遭过度开发种群比例上升、未充分开发种群比例下降等现象说明,世界海洋渔业资源有加速恶化的迹象。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对自己水域内的种群开始采取保护措施。在美国,67%的种群目前已得到可持续捕捞,只有 17%仍遭到过度捕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对遭过渡捕捞的种群实施强制性恢复计划。现在,纽芬兰-达布拉多大陆架、美国东北部大陆架、南澳大利亚大陆架和加利福尼亚洋流生态系统的捕捞压力均出现大幅缓解,已降至能最大程度保持生态系统中多物种可持续产出的开发强度。发达国家对自己水域的保护措施有广泛的示范效应,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入渔成本也在迅速提高,这种情况对像中国这样的远洋渔业后进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如何让中国在越来越小的蛋糕上尽快争取到大一些的份额,在海洋渔业资源的占有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是摆在相关决策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远洋渔业对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上。发展远洋渔业能带动船舶、渔用物资的设计制造,能促进对海洋的

科考调研,能促进水产品冷藏加工和运输、物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仅以装备制造业为例,当代的远洋渔业早已发展成为装备水平高、探捕手段先进、工艺流程高度自动化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我们头脑中“千帆竞技”的群众渔业的印象实在有天壤之别。欧盟的船队普遍配备有超声波探鱼仪器、多波束声纳、远程导航仪、捕捞航海模拟训练装备和各种类型的选择性捕捞装置,渔网制造使用超强聚乙烯纤维,大幅提高了捕捞效率,减少了生产能耗。远洋渔船越来越趋向大型化、机械化、自动化。八千吨级的大型拖网渔船在 30 年前还是世界纪录,现在基本成为行业规范。我国某民营企业引进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渔业加工船重 3.2 万 t,长达 170m,有近 10 层楼高。上面建有 4 间工厂、安装 14 条生产线,每天能够加工处理 2 100t 捕获物,仅生产工人就超过 600 人,能够在远洋连续作业 9 个月。^[9]欧盟和日本这样的造船强国非常注意对自己远洋渔业技术的保护,日本的超低温金枪鱼船在退役后由政府统一收购投放为人工鱼礁,一方面是减少渔船数量,保护渔业资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技术垄断,实行行业保护。由此可见,发展远洋渔业实际上代表着产业综合能力的提高,是国家科技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

发展远洋渔业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比如有利于为近海群众渔业留出空间、有利于增加渔民收入、有利于增强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的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利于巩固深化与有关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正因为远洋渔业是一个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才不惜重金扶持远洋渔业的发展。目前,欧盟的渔业总预算约为 11 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新船建造及对入渔国的经济援助。日本政府对远洋渔业支持的名目更为繁多,早在 1996 年,日本用于提高捕捞能力的预算经费就达到 2.7 亿美元,另有 5 亿美元用于渔船的保险和

再保险, 而用于远洋渔业资源调查和国际渔业合作投入 1.5 亿美元, 其中 1 亿美元的支出直接用于取得西太平洋岛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沿岸水域的入渔权。^[10]

2 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2.1 发展历程

我国的远洋渔业是 1985 年起步的, 该年的 3 月 10 日, 由中国水产总公司组织的全国第一只远洋渔业船队, 从福建马尾港开赴西非捕鱼, 从此揭开了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的序幕。1989 年 3 月, 国务院颁布一些列国家产业政策, 把远洋渔业作为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经过 20 余年的艰苦创业, 我国远洋渔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单一捕鱼发展到渔、工、贸综合经营, 从开始涉足个别海域扩展到世界三大洋,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 经营水平不断提高, 已经成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一只生力军。^[11]到 2011 年, 全国从事远洋渔业生产的企业已有 100 多家, 各类远洋渔业作业渔船 2 200 艘, 从业人员 5 万多人, 远洋渔业项目分布在三大洋的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域; 全国远洋渔业总产量和总产值分别达到 115 万 t 和 126 亿元, 运回国内适销对路的水产品 63 万 t^[8,11]。

2.2 当前现状

远洋渔业已经成为我国海洋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作业区域的不同可以分为过洋性远洋渔业和大洋性远洋渔业^[11]。过洋性远洋渔业一般指在合作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以购买许可证等方式实现入渔, 作业以底层拖网渔船为主, 还有少量流刺网和定置网渔船。目前, 我国已有拖网渔船约 770 艘, 基本上由国内近海拖网渔船改装而成。大洋性远洋渔业一般指在公海作业的渔船。在大洋性渔业中, 我国拥有鱿鱼钓渔船约 500 多艘, 占居主要的作业类型, 其中 70 % 由国内拖网渔船改装而成, 其余的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自行建

造或从国外购买的二手船; 金枪鱼延绳钓渔船 400 艘以上, 其中大型超低温延绳钓渔船 136 余艘; 金枪鱼围网渔船共 20 艘; 大型拖网加工船 14 艘。目前, 我国远洋渔业中大洋公海作业的比例已得到比较大的提升, 产量占远洋渔业的比重从 20% 增加到了 47 %, 占全球公海渔业资源的份额从 2001 年的 1 % 增加到目前的 6 %。

可以说, 我国远洋渔业已实现“走出去”战略的第一阶段目标, 即以国内市场换取国外先进的技术、资金和国际市场, 同时开始以资本输出、海外并购为特征的第二阶段的探索。

2.3 制约因素

我国远洋渔业虽然规模较大, 但在规划水平、生产效率、科技支撑、综合开发能力等方面, 与发达远洋渔业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限制我国远洋渔业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不规范、松散的渔业合作方式和组织化程度妨碍着远洋渔业持续稳定发展。

我国远洋渔业发展初期, 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在远洋渔业企业发挥了组织化程度高、资金、人才相对集中的优势, 使远洋渔业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开局。随着远洋渔业规模的扩大, 非国有企业开始进入远洋渔业领域。现在, 在我国 112 家远洋渔业企业中, 民营企业的比例高达 70 %, 中小企业偏多, 组织化程度低, 抗风险和竞争力不高, 合作层次和渠道多样化, 难以统一对外, 使渔业管理的规范工作困难重重。

对远洋渔业管理和规范的缺失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 企业一窝蜂上项目, 盲目投资造船扩充产能。比如近几年在浙江、山东兴起的远洋鱿钓船的造船热, 因鱿鱼价格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而下降, 部分造船项目烂尾, 造成资金的极大浪费。第二, 由于多家中国公司集中在某些沿岸国家作业, 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协

调手段，企业之间恶性竞争，一方面造成在入渔谈判时决策仓促，对当地合作伙伴的资信缺乏调研和甄别，结果屡屡发生上当受骗的事件。另一方面，部分中资企业为了达到入渔目的而竞相压价，致使中国企业整体利益受到损害。第三，远洋渔业企业常年在海上生产，环境艰苦，船工收入相对较低，一旦有高薪诱惑，跳槽现象非常普遍，各中资企业往往互相竞挖船员。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远洋渔业的燃油补贴力度，一些民营企业为了分享补贴，在没有任何人员、技术储备的情况下匆忙出海，不得不依靠挖掘其他成熟中资企业的高级船员跨过最起码的运营门槛，结果是一些职务船员、技术船员的工资被炒到了不可思议的高水准。一些有丰富捕捞经验的船长，一旦跳槽，即可获得超出原来待遇两到三倍的薪酬。在这方面，运营相对规范、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国有企业由于有薪酬总额的限制，在人才竞争中反而处于劣势。

2) 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仍然基本局限在产业链的捕捞环节，缺乏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有效对接，利润率和附加值低。

中国远洋渔业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集体无意识粗放型成长，而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根源是远洋渔业企业的品牌缺位、战略缺失、营销系统缺失。绝大多数远洋渔业企业热衷于以产定销，以至于把掌控资源当做营销的核心工具。实际上，远洋渔业产品和其他水产消费品的价值规律一样，除了资源掌控，关键在于市场掌控。遗憾的是，中国绝大多数远洋渔业企业都是靠企业家或者企业品牌的名气建立起地位的，或者是通过市场占有率建立起江湖优势的，对产品品牌的理解很肤浅。因此，企业发展长期囿于捕捞这个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市场，都没有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可控渠道或终端。

借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远洋渔业产业升级的

历程，他们的远洋渔业企业由于快速增长的油价和持续攀升的人工成本和入渔成本，已经逐步退出产业链中的捕捞和粗加工环节，而把这些留给中国这样仍然在人工成本上有比较优势的后进国家，相反，他们自己则专注于国内市场的经营，把握住商品终端这个产业链上附加值最高的环节，辅之以先进的冷藏冷冻和真空储藏技术，变身为综合的食品销售公司。同时，远洋水产品的消费大国仍然积极介入公海渔业资源的争夺，主要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采用了以消费国市场准入为基础的监管体系，保证捕捞配额制度的切实实施。这些制度性安排在保证了欧、美、日企业在控制终端消费环节的同时，仍然能满足它们对食品安全和可追溯性的高要求，也意味着对捕捞环节的利润空间能继续压迫和盘剥。未雨绸缪，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我们的远洋渔业企业正面对着不断攀升的用工成本，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一点点丧失，如果不能抓住有限的历史时机，摆脱大流通、大批发的粗放营销模式，利用消费升级带动品牌升级，提升整个产业的价值水平，那么，未来我们远洋企业的盈利空间究竟在哪里？

3) 我国远洋渔业装备科技水平低，捕捞方式落后，资源信息缺乏。

我国远洋渔船船龄老化，整体陈旧，接近或达到报废船龄的渔船多。我国多数鱿鱼钓渔船、冰鲜金枪鱼延绳钓渔船和过洋性渔船都是由近海捕捞渔船改造而成，船龄在 20 年以上的有 350 多艘，占有远洋渔船的 42%。达到或接近渔船报废年限的约 256 艘，占有渔船的 31%^①。

渔船装备水平整体落后，直接制约了我国远洋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捕捞水平的提高。如我国冰鲜金枪鱼延绳钓船除少量新建船只外，绝大部分是由在我国近海作业的拖网、流刺网渔船改装而成的。与境外同类渔船相比，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强度大，放钩数量少，渔获物保鲜能力差。

① 资料来源于《农业部关于“十二五”建造远洋渔船投资补助政策有关建议的函（征求意见稿）》。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近海冰鲜金枪鱼渔船的年产量只有台湾同类渔船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科研调查的欠缺和研究成果应用的滞后也影响着远洋渔业发展的后劲。例如, 在当前国际油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 日本政府联合有关企业利用海洋遥感技术进行三大海域的海况分析和渔情预报工作, 提高寻找渔场的准确度, 从而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相比之下, 我国对主要渔业合作国和公海海域渔业资源的信息缺乏, 对资源和渔场掌握不准。以相对成熟的鱿钓渔业为例, 目前除了北太平洋鱿鱼经过多年捕捞实践已掌握了较为全面的资源资料外, 其他海域和种类的资源调查数据仍然欠缺, 这使得对资源发生量的预测有较大困难, 鱿钓渔业生产的安排和渔船投入必定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又如对主要分布在西非、西亚的过洋性远洋渔业项目区域, 农业部虽然连续多年安排资金委托相关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渔业资源调查, 但是投入少、布点分散, 尚不对整体的资源状况有全面、明晰的把握。

4) 燃油价格持续暴涨, 入渔成本攀升, 企业不堪重负。

远洋捕捞是一个消费燃油的行业, 燃油在单船的年生产成本中占据着极为重要地位。根据中国水产总公司 2000 至 2004 的 5 年间的统计数据, 远洋渔船使用燃油的平均价格约为 290 美元/t。2005 年以来, 国际燃油价格达 600 美元/t 以上, 近年更达到了 1000 美元/t 的高位, 使得燃油成本在远洋渔业经营成本中的比重从 2005 年以前的约 30% 上升到目前的 60% 以上, 初步估算仅燃油价格的上涨使得我国远洋渔业企业的成本增加了约 4 亿美元。燃油成本增加是全世界远洋渔业企业面对的共同问题, 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远洋渔业企业由于技术装备的优势和在产业链中的有利位势, 对燃油成本有较强的消化能力, 或者他们干脆退出捕捞环节, 将难题留给别人。相比

之下, 我们的远洋渔业企业装备水平低, 创新能力差, 又面临流通和消费环节的挤压, 对燃油价格的升降更为敏感。虽然这几年, 国家加大了对远洋渔业企业的燃油补贴力度, 极大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困境, 但是国家补贴的数额取决于政府的决策意志, 更受财政能力的限制, 对于企业来讲属于外部利好, 不能视为远洋渔业企业摆脱困境的根本之道。

近年来, 远洋渔业企业面临的入渔成本也在不断攀升。随着沿海国家对渔业资源的保护越来越重视, 渔业合作的门槛普遍提高。一些国家将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渔业设施等作为进行捕捞合作的先决条件, 过去以支付捕捞许可费入渔合作的单一方式难以为继, 中资企业面临经营成本大幅增加的艰难局面。如印度尼西亚从 2007 年 7 月开始不再认可外国渔船购买许可证进行捕捞的合作方式, 改为要求外国企业在印度尼西亚建立合资公司, 投资建设渔业设施, 进行捕捞、加工和水产养殖等的综合合作。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实力为其远洋渔船提供高额补贴, 向有关沿海国提供高额入渔费用, 构成了对我不利的竞争优势。例如几内亚比绍与我国有 16 年的渔业合作关系, 共有 24 艘中资企业渔船在其海域生产, 每年缴纳 180 万美元的捕捞许可费用, 但目前该国突然要求我国渔船按照欧盟标准支付入渔费用, 至今双方仍在艰苦谈判中。2012 年我国渔船在毛里塔尼亚入渔也受到了诸多限制, 大型拖网作业渔船被迫暂停在该区域的作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摩洛哥和缅甸等国家。

3 发展远洋渔业的政策建议

虽然面对各种问题和困难, 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的预期仍长期向好。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群众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 是远洋渔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国家对远洋渔业的发展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制定了远洋渔业企业所得税减免、远洋渔业企业自捕产品进口关税、增值税减免、远洋渔业重要关键设备进口税减免、远洋渔船更新改造补贴、公海新渔场开发探捕补贴和远洋渔船燃油价格补贴等一系列扶持远洋渔业长远发展的有力政策。

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农业部渔业局发表了未来一段时期发展远洋渔业的总体思路。提出“以优化生产布局、加强能力建设、完善产业体系、提高管理水平为重点，坚持市场机制与政策扶持相结合，着力增强企业实力和产业综合效益，坚持国内管理和国际规则相衔接，促进远洋渔业规范有序发展，努力将我国远洋渔业建设成为布局合理、装备优良、配套完善、管理规范、支撑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为了更好的发展中国的远洋渔业，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供决策者参考：

1) 提高远洋渔业行业组织化程度，对内强调联合和协作，形成合力，一致对外。考虑到远洋渔业的国家战略性和涉外性，应适当强化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管理协调职能，不宜在中国企业之间片面强调纯粹的市场化竞争，造成中资企业间内部同质竞争、外人渔翁得利的局面。行政主管部门和远洋渔业行业协会的职能划分要体现远洋渔业企业和从业者的意愿，将行业协会真正作为代表从业者利益的自我管理组织，而不仅仅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同质延伸和简单复制。^[8]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组织协调远洋渔业生产、规范企业行为、加强行业自律和组织市场开发等方面的作用。要鼓励和引导企业进行联合和合作，发挥骨干企业的主力军作用，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和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在生产组织、渔获销售、后勤补给等方面的相互协作、增强自我协调能力。同时也应支持和鼓励行业协会参与组织同远洋渔业发展相关的国际、国内问题的研究工作，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国际交流合作。

2) 继续加强国家对远洋渔业的政策性扶持力度。建议积极完善和落实远洋渔业补贴、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大远洋渔业资源调查监测和探捕、渔船更新改造、水产品基地建设、产品研发加工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在沿海国家进一步抬高入渔门槛，欧盟、日本等远洋渔业大国纷纷以补贴入渔费的方式对本国企业采取扶持政策的前提下，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我国远洋渔业企业发生的入渔费用、购买捕捞许可证费用、开拓新的远洋渔业项目的前期费用的扶持和补贴力度。

3) 完善远洋渔业产业体系建设，鼓励远洋渔业龙头骨干企业进一步延长远洋渔业产业链条，加快远洋渔业产业配套设施建设。有选择地进行国家投资或引进行业外的战略投资，参考诸如日本、欧盟等远洋渔业强国的龙头企业在发展路径、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历史经验，有计划地采取政策、资金等多方面的手段扶持几个大型跨国远洋渔业企业集团。^[8]鼓励有条件的远洋渔业企业在提高捕捞能力的同时，积极发展远洋捕捞相关配套产业，努力向上、向下延长和完善产业链条，促进远洋渔业捕捞、加工、流通、补给等各环节全面协调发展；积极发展大宗捕捞产品的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提高产品加工利用率，提升产品附加值；加强远洋渔业产品的宣传和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工作，充分利用远洋产品“无污染，纯天然”的特殊品质和差异化特点，培育一些知名行业品牌；加强冷链物流配送和国内外销售网络建设，推动捕捞企业与批发市场及超市等消费者密切对接。

4) 保障从业人员数量和水平，加强远洋渔业专业人才培养^[8]。重视远洋渔业人才培养，加快组建国家核心远洋渔业科研团队，鼓励企业和高等院校联合，培养适应现代远洋渔业发展要求的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加强远洋渔船职务船员及普通船员的法律、技能、安全、外语和涉外知识培训，提高船员素质和专业能力；积极依托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等支农惠农政策,开展远洋渔船船员的培养,引导国内近海捕捞渔民转产从事远洋渔业,为远洋渔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随着产业升级,我国远洋渔业企业进一步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步伐,远洋劳动力市场也会逐步向一些劳动力价格的低端国家转移,应该考虑在管理、用工、过境、签证、保险等方面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

5) 加强远洋渔业相关管理部门和海关监管部门的协调,加强进口水产品的管理。对目前我国远洋渔业行业影响因素比较大的、价值比较高的、国内市场适销对路的品种(比如金枪鱼、鱿鱼、高档虾类、大宗鳕鱼等)实行进口配额制度,保护我们的远洋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防止国际同类产品的低价倾销,以间接强化我们在国际的、区域的远洋渔业组织和平台的话语权和议价能力。

辽阔的海洋被称为“流动的国土”,远洋渔业是这片流动国土的天然开拓者、保卫者和开发者。远洋渔业植根于市场但其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利益。作为远洋渔业的后进国家,中国虽然对深海渔业资源终于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与成为海洋强国的战略需求之间仍有较大的差距。远洋渔业与国家海洋战略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远洋渔业对中国食品安全和国民营养结构的潜在价值远未得到充分认知和发挥。远洋渔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监管部门、企业、市场、从业人员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有赖于科学的规划和政府政策有意识的引领和扶持,也有赖于科技创新和在国际产业链中位势的不断提升。强大的中国需要海洋,强大的中

国需要强大的远洋渔业。

参考文献

- [1] 冯天瑜. 中国古代经略海洋的成就与局限[J/OL]. 苏州大学学报 2012(2): 160-166. <http://wenku.baidu.com/view/7c609b0a844769eae009edbf.html>.
- [2] 刘文勤, 孙吉亭, 贾宝秀. 经略海洋: 从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增长的转变[N]. 中国食品质量报告, 2007-07-10.
- [3] 国家海洋局发布《2011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EB/OL]. (2012-03-13)[2013-01-18]. http://www.gov.cn/gzdt/2012-03/13/content_2090846.htm.
- [4] 王海运. 中国如何经略海洋[EB/OL]. (2012-05-18) [2013-01-18]. <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2/5/18/793834.shtml>.
- [5] 苏修渔霸的魔爪伸进世界各海域渔区[N/OL]. 人民日报, 1976-10-20(6). <http://lt.cjdbj.net/thread-1375668-1-1.html>.
- [6] 苏修超级渔霸的凶相[N/OL]. 人民日报, 1976-12-16(6). <http://lt.cjdbj.net/thread-1375668-1-1.html>.
- [7] 联合国粮农组织.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回顾 2011[R/OL]. [2013-01-18]. <http://www.fao.org/docrep/016/i2727c/i2727c01.pdf>.
- [8] 中国渔业协会远洋渔业分会. 中国远洋渔业行业发展前景可行性调研报告[R/OL]. (2008-01-30)[2013-01-18]. <http://www.baidu.com/link?url=iCoVGJqj4zBBpC8yDF8xDh8rD3nAJZjFWsHhEoSND85PkV8Xil7fswpRiH6pTnLK9qZ0lWydFtp2ktg0v3ERSO7UK>.
- [9] 全球最大规模渔船之一的“宝沙 001 号”抵达海口[EB/OL]. (2012-04-11)[2013-01-18].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58394.shtml>.
- [10] “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渔业补贴之最新发展及各国因应措施座谈会[EB/OL]. [2013-01-18]. <http://www.ofdc.org.tw/internationalinfo/04/940815.pdf>.
- [11] 农业部关于促进远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EB/OL]. (2012-11-22)[2013-01-18]. http://www.moa.gov.cn/zwl/m/tzgg/tz/201211/t20121122_3069037.htm.

To Expand Ocean Fishing Industry and Develop Ocean Territory

Zhang Peijun

(China 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032 China)

Abstract: Deep ocean fisher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a nation's maritime power. A well-developed ocean fishing industry not only provides citizens with more nutrient diets, but also is a strong indicator of a country's claim over the natural resources in oceans. China now has a relatively sizeable ocean fishing fleet, which gradually developed over a more than 20 year time period. However, China's ocean fishery faces a set of problems calling for immediate responses. For example, both the unsystematic and loos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resource-rich countries and the low level of organization among Chinese fishing companies are preventing the industry from being a continuous and sustainable one. Chinese fishing companies are mostly stuck in the production segment in the industry chain, due to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lacking effective connections both with the domestic markets and with the foreign ones. The industry is also tormented by a low profitability, the expensive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a lack of information on natural resources, the ever-increasing oil price and fishing license fee, etc. To deal with those challenges, the author made a set of policy proposi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nhancing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 among the fishing companies, allowing more favorable subsidies, and cultivating a well-rounded industry chain, etc.

Key words: fishery; maritime strategy; marine surveillance; ocean resources; aquatic product; industry system